



人间谷雨种深情

□北芳

落入怀中的种子。人弯下腰播种，从不是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与土地紧紧相拥，把心底的期盼，轻轻放进它温暖的掌心，就像把一生的温柔，全数交给最值得信赖的人，踏实又笃定。

村里集体养蚕，大队里栽了大片的桑林，那时的“郎夹”，在林间随处可见。我总觉得奇怪，它专啄田间的害虫，却从来不会伤害桑枝间稚嫩的蚕宝宝。想来，它是被蚕吞吐丝、至死方休的赤诚打动了？忽然就懂了，心底的思念也是这般：咽下的是柴米油盐的寻常烟火，吐出的是缠缠绵绵的细密情丝，甘愿将自己层层包裹，无怨无悔，不问归途。

不知何时，雨丝簌簌落下，密密地飘着，像有人在耳边轻声低语，温柔又安静。泥土的腥气混着青草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又鲜又涩。我想，这就是地气的味道，不是

一味清甜，而是历经涩意之后，舌尖慢慢漾开的回甘，绵长又踏实。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过了谷雨，春天便要慢慢走远，告别这一季的温柔。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话，那些静静等候未曾等来的人，都随着这场绵绵春雨，落入泥土深处，化作种子生长的力量，在时光里慢慢酝酿。

人间谷雨，深情如许。这二十四节气的时序，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字与轮回，而是土地与人、悄悄诉说的私语，藏着烟火，藏着坚守，更藏着岁岁年年的深情。

苹果花开

□冯宝新

开在记忆的山坡上
也许没有出墙，少了注视
你独自芬芳
也许没生在城南庄，少了喧嚣
你静静梳妆
你是缀满枝头的初雪
疏影轻摇，暗送甜香
素白点春色，绿树着新装
五瓣玲珑如纱羽
羞涩纯洁又明亮
你是山野里的朴素村妇
根握泥土，花开寂静
甘于寂寞守着自己的芬芳
你似星辰坠入青青果园
连傲慢的野玫瑰也收敛锋芒
蝴蝶跳起芭蕾舞，布谷鸟为你歌唱
那酿造甜蜜事业的蜜蜂在花间奔忙
嗡嗡声时隐时现
犹如演奏一曲春天的交响
你是春信的使者
铅华不染
一身月华织就的罗裙
让绚丽的二月花也失了颜色
当夕照为你镀上金边
你便酿成一缕温柔
在晚风里轻盈
美丽苹果花
你盛开时，美了整片山岗
你凋落时，青果抱住时光

花辞树

□刘志坚

着，看花瓣在杯底舒展，又缓缓沉落。我也有样学样地跟着喝，只觉得入口是淡淡的桃花香甜。祖父把我揽在怀里，说：“花开花落跟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个理儿，就像你现在是花开的年纪，而我连落花的年纪也早过了。花落是为了结果，你爹还有你都是我结的果子……”祖父

画大饼

□张洪波

碎，让我一次次将去蓬莱阁的计划延后，蹉跎了无数岁月。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一双儿女不负众望，都考上了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片天地。如今，他们都有稳定的事业，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安居乐业，安稳顺遂，成了能为家庭遮风挡雨的大人。而我当年亲手画下的那张大饼，却始终没能兑现。这成了我心底深藏的愧疚，每每想起，都满心唏嘘。更甚的是，当年被我“画饼”的儿女，如今反手给了我温暖的惊喜，也实实在在地帮了我一军。

前不久，儿女们特意安排好时间，笑着对我说：“爸，当年您答应我们的蓬莱阁之旅，一直没兑现，现在换我们带您去，咱咱们一家人的梦。”简单一句话，瞬间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的眼眶瞬间湿润。原来他们从未忘记年少时的约定，只是把这份期待化作了努

天刚蒙蒙亮，檐下的麻雀就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搅碎了清晨的宁静。推开院门，远山、近树、村舍，全都裹在一层薄薄的雾里。那雾软软地缠在半山腰，一团团悠悠地往天上飘，像极了家里灶台掀开锅盖时涌出来的白汽，热烘烘地往门外散。

立春的风，吹走了刺骨的寒冷；惊蛰的雷，揉松了板结的土块。等到谷雨一到，天地间的万物，就再也按捺不住生长的性子了。春风拂在脸上，温和柔软，踩在田埂上，泥土苏醒后的腥甜气息，一股脑往鼻子里钻。我心里清楚，这是沉了一冬的地气，终于浮上来了。

胶东屋脊的春天，向来来得慢、来得迟，总要等到谷雨时节，才算真正把大地唤醒。田间地头的农人，抬头望天的眼神里，没有文人墨客的风花雪月，全是实打实的盘算——算着节气的早晚，算着土壤的墒情，分分毫毫都马虎不得。俗话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地温升上来，就到了种花生的时节。祖祖辈辈都怕突如其来倒春寒毁了秧苗，如今的地膜覆盖给了种子最好的保护。

但凡落一场小雨，玉米、地瓜还

有黄瓜、芸豆、豆角，就得赶紧埋进土里。农人的心里最清楚，误了谷雨的节气，就是误了整整一年的盼头。人与节气之间的这份默契，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化道理，而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用一滴滴汗水熬出来的生存本能。

土地从来都是最沉默、最靠谱的恋人，千百年间，静静守着每一颗

方。落下来的花，养着树根，来年春天还会再开的。”祖父的声音沉稳，像四月的风不疾不徐。那时我不懂，只觉得花落了，春天就走了，心里空落落的。

看着我快快的模样，祖父俯身捡起一捧落花，放在茶壶里，泡了一壶淡茶。茶汤清浅，他一口一口品

的指尖拂过落在石磨上的花瓣：“不用追着花开，也不用伤心花落，一辈子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后来，祖父走了，那棵老桃树还在，每年依旧开花花落。每年落花时节，我不再重拾落花，只是静静地站在树下，看花瓣随风轻舞，落地成泥。待四月的风摇落最后几片残花，新叶已然舒展，有几粒青碧色的毛桃儿藏匿叶间，埋下一树生机。

花辞树，从不是春天的退场，而是时光的更迭。褪去繁华，才见枝叶的清明；告别绽放，才得沉淀的力量。没有刻意的伤感，没有矫饰的惋惜，只是顺应时序，从容转身。

人间四月芳菲尽，最美的从来不是满目繁花，而是这花辞树的温柔。它藏着寻常人家的烟火，藏着岁月沉淀的通透，藏着我们与时光和解的模样。

不执于相聚，不忧于别离，在花开时欢喜，在花落时安然，如此，甚好。

看得见风景的窗口

□姜德照

窗外有风景，窗口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绝妙的角度。大千世界一年四季的风雨阴晴，都能在窗口之外，演绎成让我们流连的风景。

学生档案，突然发给我两张照片。照片里一个个头不高的穿裙子的女生，正翘着脚尖，聚精会神地为窗台上那几盆小花浇水。一瞬间，一种酸楚的感觉笼罩了我。我想说那是我不要了的花盆，可我说不出口。

虽然我办公室的窗口能看到好多清新的风景，可有的风景是这个窗口看不到的，那需要用岁月和想象去看。很庆幸退休前的这个窗口，能让我自己也成为窗前的风景。

窗外有风景，窗口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绝妙的角度。大千世界一年四季的风雨阴晴，都能在窗口之外，演绎成让我们流连的风景。

(一)

很喜欢我办公室的窗口。窗外的空间很宽阔，放眼望去，视野一览无余。楼前是一处比较开阔的小广场，中间立着一个圆形花坛，花坛里种着一些细碎的小花，广场四周是法桐掩映的甬道。再往远处看去，是隐约的远山和游弋的几朵洁白的云。校园甬道上，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过，偶有相互嬉闹者，那清脆的欢笑声能在校园上空回荡好久。

楼下是几株月季，花期到来时，大红的月季花灼灼盛开，美艳异常。花前是两株年代很久的东北松，树冠硕大，遮天蔽日，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当它们结满松果的时候，看上去很是耀眼。

我在这间办公室的几年间，有很多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来到这里，与我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许多大四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时常有往届毕业生回来，到这间办公室里看我，我们会一起从这个窗口看校园，感叹窗外风景真好。窗台上有几盆绿植，是学生毕业离校前留给我的纪念品。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临近退休，闲暇时经常在这个窗口前站着，看窗外的风光，看窗外的人来人往。有时我会回想往事，有时什么也不想，就这么怔怔地站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眺望着。很多学生回来为我送行，远的有30多年前的学生，近的有五六年前毕业的学生。好像我的退休，是要出远门，到很远的地方去一样。记得有一位7年前毕业的男生，在德州的派出所当警察，出差到威海，听说我要退休，特地抽出时间拐个弯过来，就为了在我退休前见我一面。

彼时，我带的最后一个毕业班要毕业了，有7名学生考上了公务员，还有六七名学生要去读研，其他学生则准备离校回家。那天，班长在我办公室整理班级

景画前，读书写作。周围很静，敲打电脑键盘的声音，就是这幅画最妙妙的配音。而我就是这幅日升月落的画幅前，那个永不知疲倦的阅画人，与这窗口的风景一起，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晚年的生活涂抹上一道属于自己的个性色彩。

其实，每个窗口都是一个观察大自然的角度。生活在楼房里的人们，当感觉到水泥空间压力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思考和想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有扇窗，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看窗外的风景，让岁月的许多美好在眼前浮现，然后，畅想未来，获得一种生命的别样永恒。